



阿尔巴尼亚纪行

林金

阿尔巴尼亚纪行

林 里 著

世界知識出版社

1957年·北京

阿尔巴尼亚紀行

林 里 著

*

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1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·印張 $3\frac{3}{8}$ ·插頁4·字數70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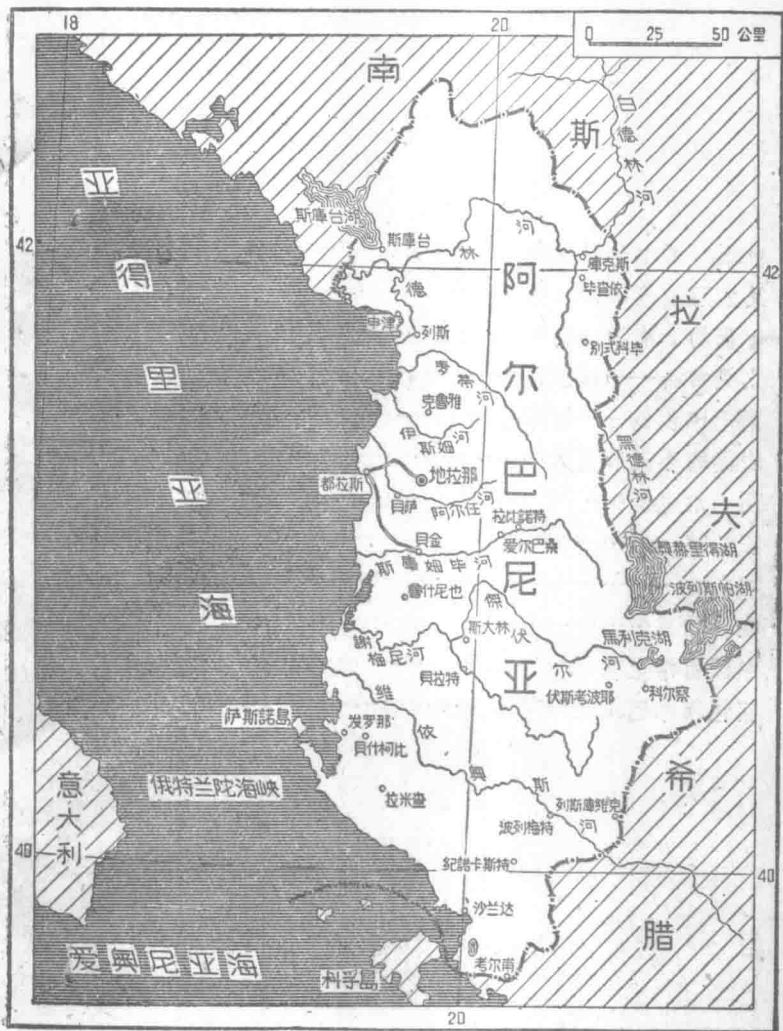
1957年6月第1版

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4,800 定價(7)0.40元

統一書号12003·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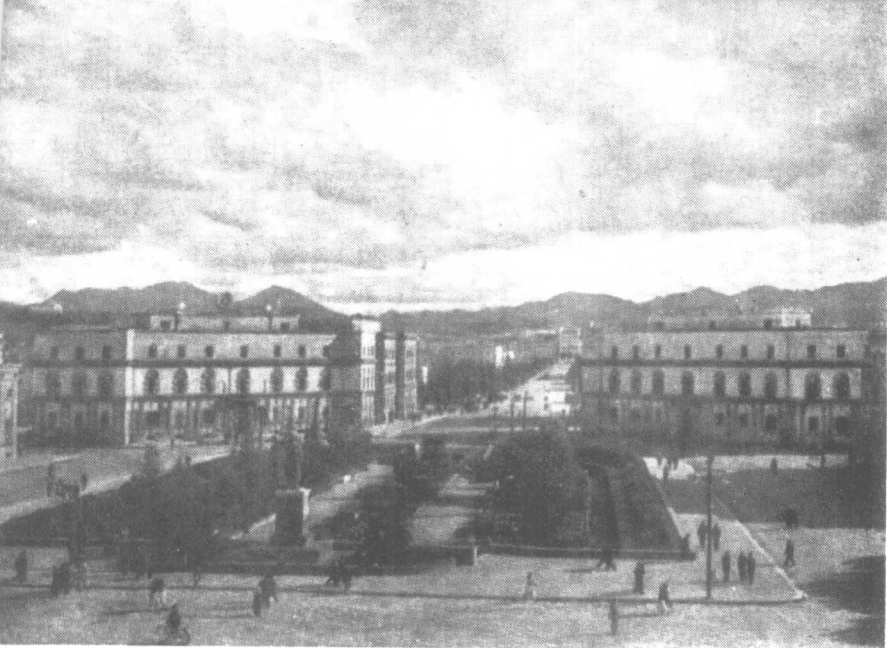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設計者：王誠龍 校對者：彭卓巖



阿尔巴尼亚略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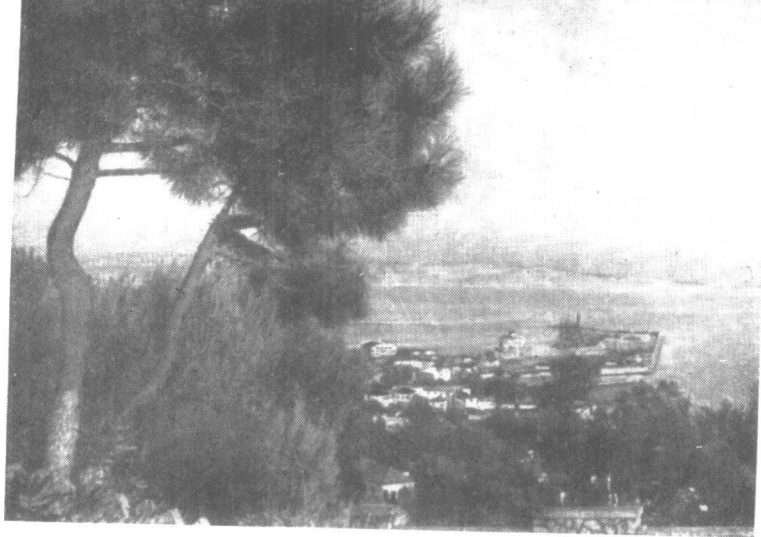
訪問阿尔巴尼亚的中国記者、保加利亚記者和
阿尔巴尼亚記者在“光明之路”留影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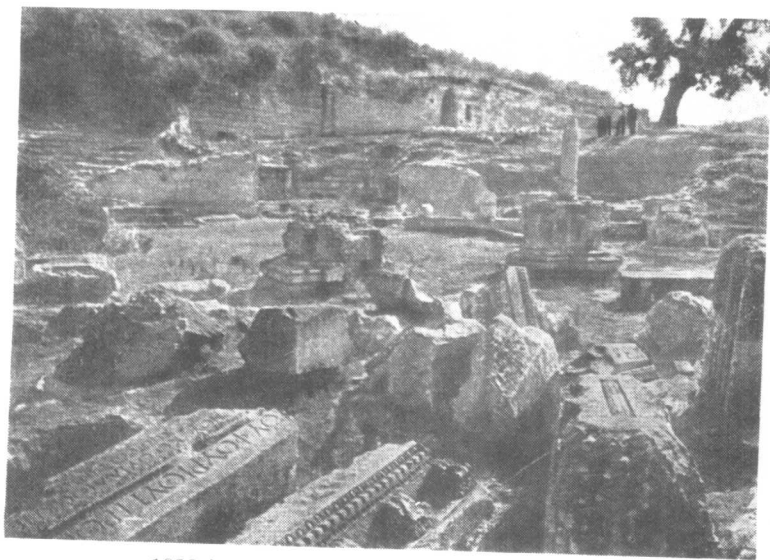
地拉那市的斯坎德培广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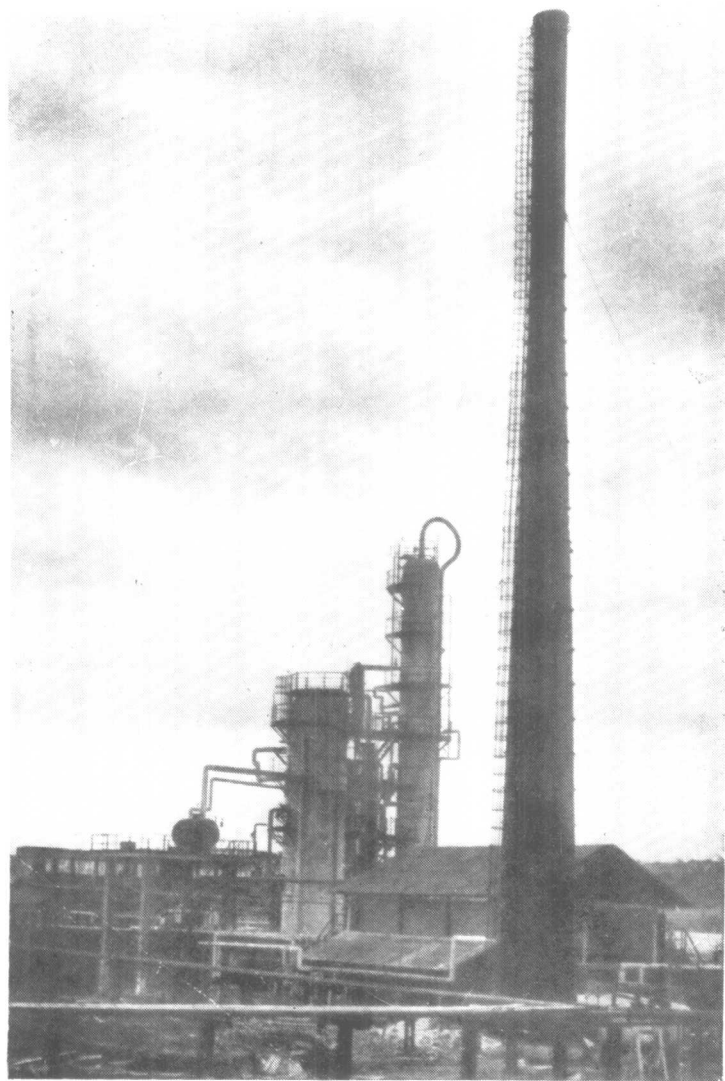
民族解放战争博物馆外景



美丽的都拉斯海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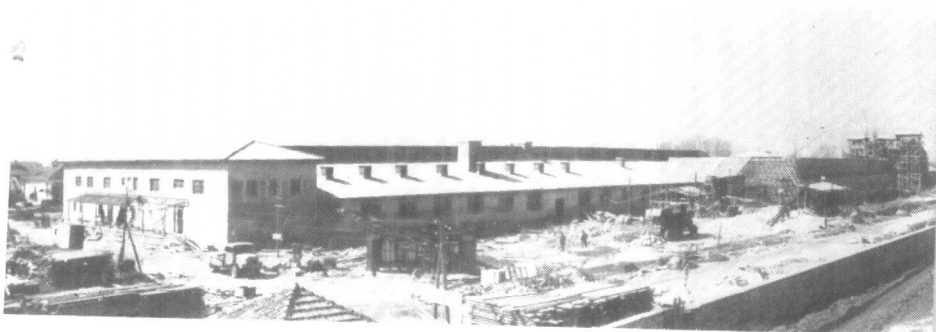
1929年开始發掘的地下古城波得林的一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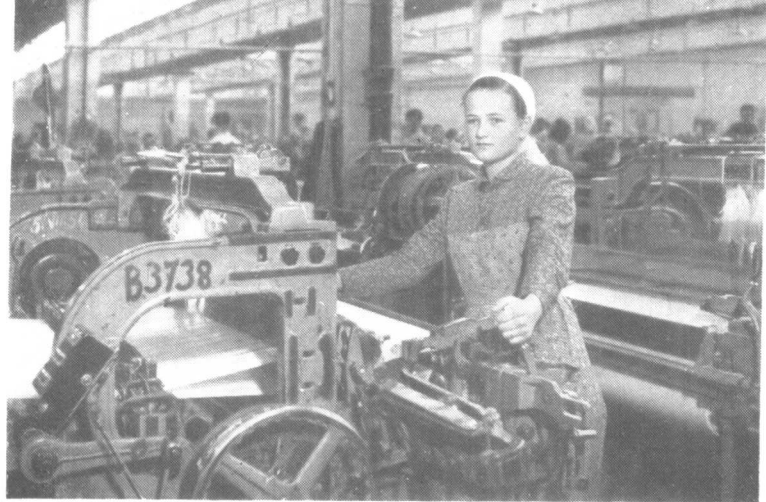
澤里克煉油廠——人民政權下的巨大建築工程



恩維爾·霍查水电站工地一角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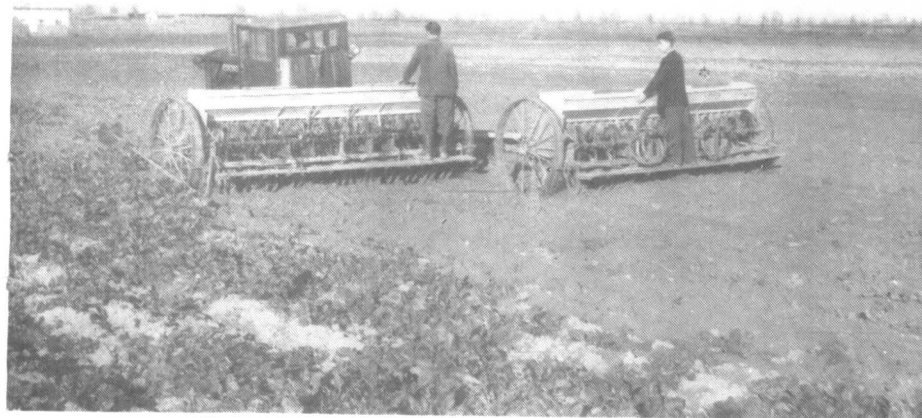
發罗那罐頭工厂



“斯大林”紡織工厂的織布車間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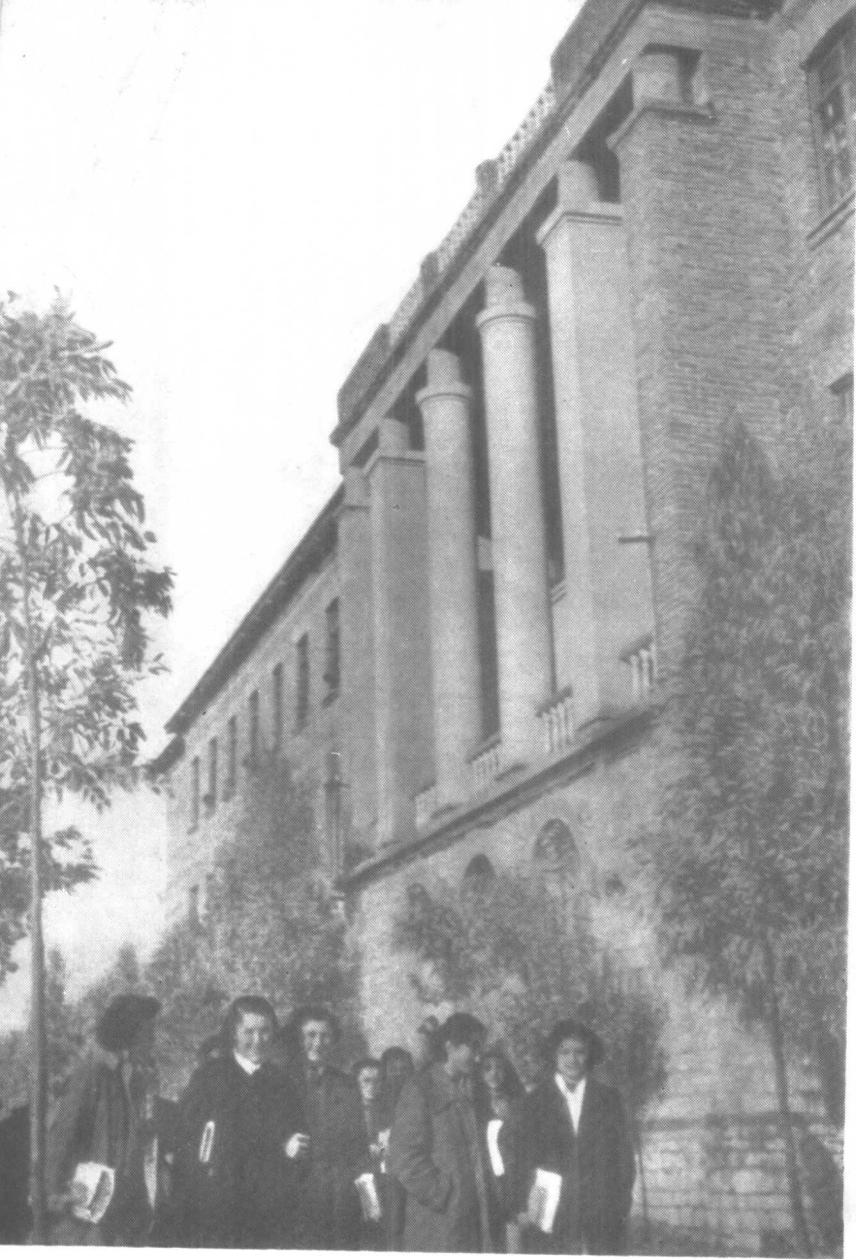
“斯大林”紡織工厂的工人住宅



拖拉机手們在馬利其(科尔察州)国营农場中工作



在馬利其(科尔察州)的甜菜田里



爱尔巴桑新建立的师范学院

目 录

中国，阿尔巴尼亚向您问好！.....	1
民族解放战争博物馆	6
时代的音响和诗篇.....	14
人民首都——地拉那.....	30
两千年古城——斯庫台.....	37
农業的今天和明天.....	51
两个水电站.....	56
石油城.....	64
在南方.....	70
在科尔察.....	89
中国留学生在阿尔巴尼亚.....	96
回忆阿尔巴尼亚领导人.....	99

中国，阿尔巴尼亚向您问好！

应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机关报“人民之声报”的邀請，我在1956年5—6月間，参加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，順便做了一番旅行式的訪問。从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地拉那，去到北方的古老城市斯庫台；从亚得里亚海边的都拉斯和發罗那，去到風景幽美的南方城市紀諾卡斯特和沙兰达。革命聖地科尔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斯大林石油城的新生气象使人长久不忘。我在阿尔巴尼亚的时间虽然很短，但留下的印象很深。我喜欢亚得里亚海濱的沙灘，我热爱栽滿橄欖树的巴尔干山林，我对英勇而豪迈的阿尔巴尼亚人民，再三再四地表示过敬意。我接触到了許多人，訪問了許多地方，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尔巴尼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热情。我虽然是第一次到阿尔巴尼亚，但却感到像是回到了多年不見的故乡，每一个阿尔巴尼亚人，也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。

我同几个中国同志在地拉那街上閑游，看見所有的阿尔巴尼亚人都在向我們微笑。孩子們成群成群地跟着、嚷着。他們的眼睛里充滿了热情、好奇和崇敬。孩子們向我們投擲鮮花，天真地向我們問好，还口口声声地喊着：“欢迎‘基乃斯’（阿語‘中国人’之意）”，或者高呼：“毛澤东！”。有时候，我們偶尔吻一下女孩子的臉，或者撫摸一下男孩子的头，那些被吻或被撫摸的小孩，立刻就像活蹦乱跳的小鳥，

飞也似地跑回大人的跟前，嬉皮笑臉地夸耀着：“基乃斯吻了我的臉。”或者說：“基乃斯摸了我的头，”他們的父亲和母亲，也就远远地向我們招手致意。

代表大会閉幕的第二天，記者隨同中共中央代表團到阿尔巴尼亞南方去旅行。在我們所有路過的大小城鎮或鄉村，幾乎都有夾道歡呼的人群。有些小莊，怕中國代表不下車，還事先在村邊攔上繩子。他們說：“哪怕只是見見面、握握手也好。”地方黨委和政府的負責人不光到他們所管轄的邊界地帶去迎接，而且還一直送出他們的管轄地。中國代表到達沙蘭達的時候，天已經黑了。招待人員怕我們疲勞過度，就讓我們繞過了歡迎的人群，直接進了旅館。但是我們剛一走進旅館的門口，人們就一下拥了過來，他們要求跟中國代表見面，高呼“歡迎基乃斯！”並且有節奏地鼓着掌，喊着：“毛澤東！”中國代表走出旅館，立刻就被無數的鮮花包圍起來。人從里伸出了數不清的手，許多人握一次手不滿足，反轉身來再握二次、三次……。人們歡呼，人們鼓掌，人們爭先恐後地向中國代表問好，直到主人們把中國代表領到旅館樓頂的平台上，讓所有歡迎的人都看見了我們的臉，直到中國代表講了話以後，人們才依依不捨地慢慢離開旅館門前……。

阿尔巴尼亞人熱愛中國人民，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講義氣的人，因此都把同中國人交朋友當做極大的幸福和光榮。離開地拉那的前一天夜晚，時鐘已經過了十二點，我翻來復去睡不着，我想着在阿尔巴尼亞的見聞，想着新聞界的朋友們，想着剛才宴會上的歡迎詞，想着，想着……突然傳來一陣“嘭嘭嘭”的敲門聲。我打開燈，開了門，來人把一份電報遞給我，說了一聲“對不起，祝你晚安！”就走了。我打開

电报一看，上面只有几个字：“祝你一路順風。”电报是从貝什柯比城發来的，發电人是人民剧院的工作人员賽依得·希卡·格烏罗希。他本来住在地拉那，一周前下乡演出。在这一周中，他来过两次长途电话，每次都是这么两句话：“祝你身体健康，回国后向中国人民問好。”賽依得曾同我国中央歌舞团的十几位演員交了朋友，通了信。但他觉得他的中国朋友还太少，还应交接更多的中国朋友。他說人民和人民之間的交往，是国家与国家之間交往的基础。因此个人与个人的交往越多，中阿两国的友誼就越巩固、情感也就越深厚。

賽依得的話，使我記起了穆茲納村的季米奧·克萊尼。这是一个在战争中失掉了左臂，两腮上带着两颗彈痕的中年人。他的村子看来不过十多戶，又是在从山峻岭的半山腰。当他知道中国人要从他的村边經過时，他召集了所有能够召集的人，整天呆在路边等候着。但当中国人到了的时候，季米奧却激动得什么也說不出。他从口袋里掏出来一張照片，說这是穆茲納村的全景，他为它曾經付出过左臂和鮮血。为了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誼，也为了紀念这次难得的会見，他要中国代表收下他的照片，并向中国人民轉致他的敬意。

阿尔巴尼亚人是热情的。但他們不像一般欧洲人那样紧紧的拥抱，也不那么狂热的亲吻。即使对待最好的朋友，也只是輕輕地抱一抱，然后再把左臉挨一挨左臉，右臉挨一挨右臉。就是这个礼节，也仅限于同性之間。男女之間一般是不拥抱，也不挨臉的。但在中阿两国人民的交往上，他們完全打破了这个習慣。在都拉斯的烟草工厂里，年輕的姑娘們一看見“基乃斯”，就把一束束的鮮花遞过来，紧接着就踮

起脚尖来亲吻、拥抱。这个工厂的支部書記說：女工們的感情是純潔的、真誠的。因为在阿尔巴尼亚灾荒那年，人民缺少粮食的时候，女工們亲眼看見了中国运来的大米一袋一袋地在都拉斯海港卸下。

阿尔巴尼亚人尊重中国人，也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学作品和日用品。各个書店里都有魯迅和郭沫若等人的短篇小說集，周立波的“暴風驟雨”已譯成阿文。不滿 13,000 人的石油城，观看中国电影“白毛女”的人数，竟超过了 12,000 人次。商店里的中国商品，总是摆在最惹人注目的地方。許多公私店鋪，还把中国的“人民画报”，当作招攬顧客的櫥窗画。到过中国的阿尔巴尼亚詩人法特米尔·嘉达，就是在不需要帽子的时候，也总要把那頂中国式的帽子拿在手里。他一看見我們，就把帽里翻过來說：“北京，盛錫福出品”。陪我們一起工作的瓦西里·拉利，他說中国綢子初到地拉那时，他的妻子簡直要把他的耳朵吵聾了。她天天要他去买中国綢子衣料。他說一个城市姑娘，如果沒有一件中国衣料，那就会把家里鬧得天翻地复，四邻不安。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大米和奶粉早已吃完了。而装大米的袋子和盛奶粉的木筒，却被阿尔巴尼亚人珍惜地保存着。有的人还把它当做裝飾品陈列起来。

在阿尔巴尼亚，恩維尔·霍查同志要我們代他向毛澤东同志問好，謝胡同志要我們代他祝願周恩来同志的健康，国防部长巴卢庫，他跟彭德怀同志曾在华沙相見，要我們向彭德怀部長問好。科学研究所的人們問候郭沫若。石油城的技术人員是在苏联学会采油的。他們說，在莫斯科學習时，認識不少中国同学，要我們向他們一一問好。恩維尔·霍查水电站，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，一見我就来了个軍人式的举